



歇马山庄

孙惠芬

著

歌
歌

马

山

庄

办
事

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歇马山庄/孙惠芬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 重印
ISBN 7-02-003006-8

I. 歇…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436 号

责任编辑:脚印 王清平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印制:周小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0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25 插页 3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4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13001-20000

定价 24.00 元

第 一 章

月月结婚正是一个风暖河开，地头青草返绿的初春时节，这时节，爬行在辽南歇马山庄旷野上的日子，经历一个古老节日“年”的引渡，由忙腊月、耍正月、闹二月的热闹，再次走向平常的空落、孤寂，出民工的男人们纷纷收起与家人相聚的欢颜，打点行装等待那个心底谋定的时辰的到来。月月的婚礼，事实上为她娘家婆家所在的歇马山庄的男人女人创造了一个以酒话别的氛围。他们以“赶人情”为借口，在八人一桌的宴席上，大碗地喝着酒，大声地喊着话。男人们原本告别的是妻儿、土地，他们在酒桌上却不看自家婆娘，个个贼贼地瞟着月月，好像他们告别的是月月；女人们原本几天来就烦乱不安，无事找事地骂鸡骂狗，这一天却扯耳抓腮地朗朗大笑，好像她们恨不得男人们快一点滚蛋。歇马山庄的男人女人，在青草返青的阳春三月，借一对青春男女的结婚喜庆，把他们对家园的留恋，对丈夫的依恋，以一种外人不易察觉的方式，倾洒得淋漓尽致。而月月，则用乡村女子特有的敏感和智慧，自觉自愿地配合他们，与新夫亲嘴，给公公点烟，给客人倒酒，一跳一跳地飘动在人群中间，一直闹到日头滚进谷底。

当泥坯垒就的锅灶里的柴火燃尽了最后一星火苗，当赶礼的人终于吃饱喝足，留下一串让人脸红的戏弄新娘的疯话扬长而去，歇马山庄林家大院里哄嚷了一天的喜庆氛围也仿佛锅底里的火苗消尽，余韵余热涟漪似的被大院外面汪汪的狗叫声扯

散。月月站在新家的门口，粉红的脸蛋汪着一团迷人的红晕，她微笑着，细眯着化了妆的眉眼，满怀柔情地看着新家里正在打扫庭院的公公婆母、小姑子小青、火花和新夫国军。她是执意要参与的，可是婆母坚决不让，说新媳妇结婚这天干活都是不可以的。为了表示顺从听话，月月就一直袖着手站在木杆举着的灯下。灯光在每一个人的脸上闪烁、跳动。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团红晕，这红晕既像火爆、喧闹的白昼充足了底色，又像厚重、沉寂的夜晚凝结了白昼的浮色。这光辉一刹那融化了月月，罩住月月，使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与这个原本陌生的家庭的亲近、亲切。月月走近正在扫院的公公，轻轻地叫了声爸，走近正在擦桌的婆母，轻轻地叫了声妈。月月说，爸妈，你们太累了，这些活留明天干吧，明天换了衣服，我来干。这句本是月月融入陌生人家的体己话，却对症下药似的一下子起了另外的作用，月月婆母马上停住手里活计，抬头说，真是的他爸，当是没有明天，赶紧睡觉吧。

听了婆母的话月月顿然醒悟，可是解释或者改口已经没有必要，好在婆母并没马上停活进家。月月的脸唰拉拉红到脖的同时，与国军四目相对，月月一咧嘴露出一副娇态，转身回到香气四溢的新房。

月月回到新房不久，小姑子小青和火花也随之进来。小青进门冲月月诡秘地一笑，灵动的飞眼儿电光似的打在了月月的眼仁里。小青只比月月小两岁，但对男女婚事的了解和理解并不比月月少，她少女的目光里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说清的调皮。月月会心地笑笑，心说调皮鬼你也快了。月月知道两个小姑子这个时刻走进屋来的具体任务，若不是国军有两个妹妹，村里的女人们早就争抢着把自己的女儿留下来“放被”。这个使女人一生真正发生关键性变化的道具是必须由局外人布置的，而这局

外人必须是未婚女人。自古以来，辽南乡村歇马山庄的女孩对男女婚姻的觉悟是从给新婚人放被这一情节开始的。小青和火花，早在两天之前，就被母亲摊派了给新婚哥嫂放被的活，并交给她们歇马山庄说了几百年几千年的古话：花被一铺儿女满屋，花被一放儿女满炕。这些老掉牙的旧话小青听后捧腹大笑，说都什么年月了，还儿女满炕，计划生育不罚死你。小青是县卫校学生，暗自编了两句新词：窗帘一遮只生一个，被褥一碰亲密无缝。专等哥嫂结婚这天来让他们吃惊。可是不知是因为正欲放被时母亲走了进来，还是见窗帘早已拉上，临了还是别无选择地说出了老掉牙的古话：花被一铺儿女满屋，花被一放儿女满炕。

未婚女孩巫师一样的话，让月月一瞬间感到了由女孩到女人的庄严和庄重。月月的新婚之夜，就是在这样一种庄严的时刻开始的。

国军进门时，母亲和放被的妹妹已经离去，光彩照人的新房里，月月正在那里归弄母亲放在犄角旮旯的压柜钱、面鱼儿。国军轻轻走到月月身后，合抱揽住月月柔软的腰肢。国军高大魁梧、臂长胸宽，月月被他抱进怀里的情景就像一只大熊抱住一只小熊。月月开始做挣扎状，两手抓住国军的手坚硬地抵挡，嘴上连说等等嘛等等。国军一股热乎乎的呼吸雾似的喷上月月脸庞，月月彻底松弛下来，舌头蛇信子一样舔进国军下腭，嘴唇被国军死死地咂住，整个身子仿佛一只气球，在颤栗中飘浮起来。

国军抱着月月，在屋里连转几圈，老鹰叼小鸡似的在旋转中一口一口啄着这张粉中透红的脸，当转到最后半圈，国军特意放松手上的力度，让月月有被甩出的感觉。月月嗷叫一声，猛力抓住国军臂膀，国军开心大笑用足力气将月月死死箍进怀里，约两分钟，雕塑一样一动不动，而后突然的就将月月抛进绵软的床上。

国军将月月抛了出去，抛得很重，很有力度，但并不显得粗野。国军的心情是急切的，动作却是优雅的。他远远地看着小鸟一样瑟缩着的月月，眉头微蹙，刚才灯光下放浪痴迷的神色隐匿起来，变得难以琢磨，扑朔迷离。月月平息着激动，慢慢翻转身体，仰面向上，将优美的曲线挑战似的划进国军的眼睛。月月感受着国军将神情隐匿起来的时刻，她知道这是他激情爆发的前奏，他们第一次在南山姑嫂石篷幽会，他亲她吻她之后，就这么一下子把她推远，神情突然由热情变得阴冷。当时月月以为他有什么恐惧症，惊吓得面色苍白腿肚发软，两分钟之后，他猛虎似的将她掠进怀中疯狂地撕扯她，边撕扯边呻唤着月月我的月月。月月知道这静止的两分钟正是激情如脱缰的野马在体内凶猛狂奔的两分钟。月月得意而深情地看着他，水红麻纱内衣托着丰满的乳峰，在那里静静地扇情，两条滚圆的大腿于欲拢还张的情景中诉说着无尽的语言。默默中月月听到洪水裹挟山石从屋外滚滚而来的咔嚓声，这声音如同外边剧团来演出的摇滚乐，让人头晕心跳。然而国军并没像往常那样立时疯狂，他一步步走到月月跟前，两手在她衣扣上轻轻弹动，动作优雅而缓慢，就像在粮种场工作时搞种子检查，月月水红的内衣和洁白的乳罩被他剔除坏种子似的褪到床边，两只粉红的乳头立时裸露在透着红色的灯光下。国军小眼睛依然隐在深深的眼眶里，脸上看不出欣喜和激越。他给月月脱了上衣，手又在她的裤腰上动作。当袒露着上身的月月感到下身一点点凉到脚底，她蓦地爬起来抱住国军，先是在国军脸上狂亲狂吻，而后松开他，一双机灵的小手一瞬间就除掉了裹掩国军躯体的衣衫。

歇马山庄人人皆知的好小伙好姑娘就在这一刻全部暴露在彼此的目光下。这一刻，他们彻底的震撼了。其实他们一年以前就走到一起，可是那时是在漆黑的野地里，在说不出的紧张

中，而眼前他们完全不同，他们因为有了一个仪式，可以光明正大，可以肆意放纵。月月长久地望着国军，嘴唇花瓣遇到微风似的翕动着，国军把月月的身体放在床上然后躺下来偎着她，手臂的交合和大腿的相触不是疯狂的撕扭而是轻轻的抚摩——当月月真正彻彻底底属于国军，他居然一改以往的急躁火爆，手悠悠地抚摩着月月的脖颈、后背、乳房。国军始终不去理会那个生命交合的关键部位，他亲遍她的全身惟独漏下那块芳草地。他用短暂的冷落积蓄着自己的热情，就像一个馋嘴的孩子把一块鸡肉叼在嘴边而不吞咽。月月受不住蛊惑，动作有了某种暗示，这时国军痴迷的眼神终于亮开来，国军说月月你知道吗？你可终于属于我了，是我生命里的了。

月月说我早就是你的了。

国军说，不，你不知道歇马山庄，歇马镇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我可从来没有踏实过。

月月说林国军这一回你踏实吧，我向你正式宣布：一只白鹅飞出鸟（我），西下美女长得好（要），君人单尔一世宝（你）。

不待月月说完，国军再也控制不住一直束在体内的狂动、野蛮，他把宽阔的胸脯紧紧压下月月酥软的胸脯，任那曾被有意冷落的部位肆意撞击。许是前奏太悠长太曲折，关在门外的激情在压抑中不自觉地升腾；许是被冷落时刻里蓄积了冲天的爆发力，两具光洁的、沉醉的、癫狂的躯体严丝合缝绞到一起，男人女人，都感到了天撼地动、五雷轰顶。

月月 and 国军在一股难耐的潮热中品尝着至高无上的人生滋味的时候，国军的父亲林治帮和母亲古淑平正在东屋灯影里数点白天收下的礼钱。一张大红方纸上飞翔的姓名、钱数像一排排报春的雁阵。看着这些雁阵，多天来疲劳不堪的古淑平荡着满脸喜气。屋里屋外炕上地下忙活的一个月来，她无时不在盼

望睡觉,可是那雁阵后边托着的结果让她没有丝毫睡意。如果说在辽南乡下,在歇马山庄,儿女结婚的喜庆,是串在漫长的没有变化的日子间的一个金坠,让乡下人昼里夜里打发时光有了盼头,那么在喜事上回收的礼钱便是这金坠上的宝石,使乡下人时而的能够看见庸长凡俗日子的光辉。在城里人为人情的烦乱抱怨,并极力为挣脱这种烦乱做出冷淡举动的时候,歇马山庄仍然被一股强大的相互往来的风气密不透风地裹挟着。广阔的土地,日头连着月亮没有变化的苍郁和寂寞,实在需要人情的搅动,到别人家去搅动是出礼钱,把别人唤到自家来搅动是回收礼钱,一出一收,便是乡村相对永恒的生活主题。古淑平看着丈夫算账的目光就像她的儿子看儿媳的目光,生动中蕴藏着激情。一些年来,他们赶给乡邻的礼钱已无法计算,她早就盼望儿子结婚这天一网打尽回收转来。六年前,一个晨光透明的早上她从墙头上拣回一个女婴,丈夫说是天降大福,搞了一次隆重的庆贺,可是那次庆贺丈夫决定不收任何人礼钱,目的是为让全村人知道林家的福门福地,顺便也好在村人的意念里给拣来的孩子报上户口。自从拣来这个女婴,林家的好事接连不断,丈夫当村委会主任,小青上了县卫校,国军找了好媳妇。那次五千块钱的付出把古淑平对收礼的期盼发掘到极致。林治帮一手指着飞翔的人名、钱数,一手在一张写有中共歇马山庄村委会的稿纸上,记着二十元五十元不等的数字,四个一组四个一组。

山乡的夜晚没有一点响动,夜籁在笔尖嚓嚓的划动中于屋内低徊,偶尔伴有里屋小青和火花匀细的鼻息,偶尔伴有隔着厨房的西屋一对新人碎碎的细语。当林治帮把最后一组钱数写完算完,挥笔在稿纸底端写下合计一万二千元,古淑平眼睛突然瞪大,她用粗糙的大手使劲刮着丈夫的后背,说你个老东西真有本儿。

一万二千元钱在林治帮眼里还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数字，它的分量绝不是林治帮没有见过大钱，十年前，他作为第一批基建队的包工头从山里杀出去，赚过几十万元，虽然几年来大手大脚，盖房子，为儿女办工作折腾一些，手头礼钱的十倍还是有的。林治帮看重这一万二千块钱的分量，是因为它展示了山庄人对村主任的尊重，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农民儿子办事过日子的宽阔道路。在歇马山庄，谁家喜事收五千块钱都是少有的，一万二千元绝对是天方夜谭，那些自己曾恩典过的、镇里来的、过去的好友，礼钱都是一百二百。林治帮把钱往柜里装的时候狠劲揉了揉发涩的眼睛，之后眼仁里含定一丝知足瞅准老婆。然而就在这时，他看到一缕红红的火光在挡着窗帘的窗外鬼火似的闪动，林治帮一愣，揉揉眼睛，再瞪眼去看，一个可怕的事实已经清晰晰打进了林治帮的脑际。林治帮大喊着火火了……

林治帮大喊着火时，国军和月月正在那里忘我地向那个极乐世界攀爬，汗水和潮气雨雾一样包围着他们。那时那刻，世间的一切都离他们远去，肌肤的交合所生发的癫狂便是他们的一切。可是不知为什么，那个并不很高的声音却穿透雨雾滑进他们正激荡不已的神经的中枢，林国军突然球似的弹起，月月惊愣一瞬也一跃爬起。他们顾不得那个温热而凶猛的搏击是怎样的形状，迅速穿上衣服跑到院外。

火是在院外苞米秸垛上燃起的，三月的雨水未到，干脆的草捆一瞬间噼噼啪啪跳起欢快的舞蹈。尽管是夜里九点，屯里人却在林治帮挑来两桶水时就纷纷赶来。好在白天操办喜事在院子里设了水缸，余下的大半缸水挑起来十分顺手。火势很快减弱，一股焦糊的气味和浓密的烟雾很快罩住林家大院。

火浇息之后，帮忙救火的人们悄声离开现场，没有任何人去

议论起火的原因。分产到户之后，在辽南乡下，在歇马山庄，小队队长、村长村干部家草垛起火、庄稼被砍、菜苗被拔已不是新鲜事，只要你有机会为征粮或分地得罪了谁，或者你路数不正贪赃枉法，一根火柴就发泄了所有的情绪。去春后川队长扣了一个村民一袋化肥给自己小舅子，这村民口吃不能争辩，夏天苞米苗刚长一尺高，一夜之间，就被拦腰砍断在田垄上，让人目不忍睹痛心疾首。这种发泄因为是暗地里的行为，人们叫它“黑眼风”。在辽南乡下，黑眼风是法律威慑不到的非法行为，即使每个人心都十分清楚是谁所为，也不会有人举报。在现代乡村，再好的村干部，只要你天天走门串户收费收税，总会有人生气和嫉妒。黑眼风于是在乡下就像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他们嘴上骂着放风者缺德，多日来积压的微妙的情绪却会得到平衡平和——当干部真是没什么好处！

林治帮也没有向散去的人们道别，相对的静默其实是在昭示人们猜测和思考。他走回家去就当着惊魂未定的家人们打开礼单，他朗朗地念着上边排列有序的名字，念完后看看国军、小青和老婆，说，咱屯有谁没来吗？众人想一想，都摇摇头。林治帮马上合上礼单，自嘲地笑了笑，妈的，我也真傻，能不来就是和你明着来了。

后半夜家里人谁也没睡，小青蒙在被里捂着咚咚跳的心口，慌乱的心跳使她身子抖动不止。火花瞪着亮亮的小眼睛，侧脸向窗外看着，没靠枕头那边的耳朵竖着，警觉地搜索着夜籁。林治帮则和衣坐在炕沿，双喜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为了不使老婆瞎乱叨叨，他关了灯。闭灯的时候，林治帮眼前立时撞进一个人，那人小脸盘，大眼睛，一口黄黄的牙齿，满脸横肉，活生生站在自己跟前，正龇口黄牙冲着自己咧嘴发笑。林治帮吸一口烟就用拿烟的手向空中触去，突然那人消失，眼前又涌来另一个人，这

人刀把脸，柳梢眼，肩膀佝偻着永远低着头……林治帮在脑里过电影一样一个一个过着，都像又都不像，那些面孔总是在黑咕隆咚的空间里冲着他笑。

国军和月月新婚之夜的大好时光让一场大火给搅了，但他们并不气馁，他们关上屋门相互都做出再次冲刺的姿态，月月这次自己脱光衣服钻到被里，在那里静静等待国军的动作，而国军此时仿佛一个欲上战场的士兵，火的骚扰已经使他失去了初夜时的耐心，三下五除二脱光衣服就掀开被子。他大山似的一下压下去，两手紧紧抚住月月光洁的臂膀，嘴咬着月月冰凉的唇。他用半疯半痴的语调说，我要给翁月月下种子了，多少人想给翁月月下种偏偏轮到了我，我可是专搞良种研究的，月月你听着你是我的地。然而，两个躯体蛇一样扭动半天，疯话痴语说了半箩筐，终是不见那个下种的器具深入土地，它在那里没头没脑的乱蹿，怎么也硬不起来。月月虽然没有经验却无师自通地用力配合，可是，他们花样翻新扯烂了新婚的被子，终是没有奏效，两个人同时爬起来紧紧搂到一起。国军宽宽的肩膀在灯光下反着肌肤的光亮却再也没有了初夜时的抖动，他几乎是直声地叫着，月月，月月，我……我完了。湿湿凉凉的东西于是同时濡湿了两人的肩膀，月月抚着国军水洗似的面颊，失声说，我爱你国军，你不会完的，你是吓的，肯定会有办法的……

歇马山庄村主任林治帮家在儿子结婚的夜晚遭了黑眼风，这是外人谁都知道的不幸，而林治帮的儿子林国军因为一场大火，没能尽尝人生滋味，便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紧紧地拥在纤尘不染的新被褥里，用重复一万遍也不厌倦的体己话打发着漫长而凝重的深夜时光。一对新人的心疼被时光分分秒秒冲淡，当晨曦爬上地面抹上了贴着大红双喜的窗帷，当他们从渐亮的窗帷上看到新的一天的来临，他们怀抱一定能从老人那里讨回

偏方的希望，相拥着睡去。

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林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小女儿火花不见了。小青说后半夜她其实一直没睡，傍天亮时眯了一觉，醒后就没看见火花。林治帮老两口也觉得非常奇怪，火花出门必经他们的屋子，而一晚他们自觉没睡怎么就毫无感觉？火花失踪的事他们没让任何人知道，一场大火已让他们喜庆的一天罩了阴影，不能再让大家说三道四，他们相信太阳出来之前一定能够找到。林治帮说，定是失火吓毛愣了，看看厕所和厦子里，还有东墙根儿，她就不就爱睡墙根儿？古淑平看了一通，摇摇头，说猫娘养的孩子就是怪，能上哪儿去？古淑平上厕所找时，顺便蹲下撒一泡尿，当撒完尿提裤站起，她看见西南冈梁姑嫂石篷的东坡，有一个猫一样的小东西在向家的方向蠕动。

火花其实是在大火熄灭、一家人重又躺下很久以后，才蹑手蹑脚走出家的。夜重又归复平静之后，她的神经清醒异常，满耳朵都是白天与小花猫一起捕捉蝴蝶噗啦噗啦的声音。她一直是侧棱耳朵，那噗啦啦的声音开始在窗根底响动，那声音不像小猫抓蝴蝶，而是用唾沫洗澡之后用力晃耳朵，不久，就变成了大人鞋底磨擦地面的声音，噗啦啦变成嘁嚓嚓。火花轻轻爬起来，她想是不是有人点了草垛再点房子，她要跟出去看看究竟是谁。她尽管很小，但跟着爸妈天天在屯子转，屯子里的人她都认识。火花穿过爸妈屋里时看到爸爸躺在那里抽烟，火星一闪一闪，吓得她差点绊倒。火花轻轻推开风门，在一股焦糊的气味中走进院里。院里什么声音也没有，白日办喜事用的大锅在那里仰望黑洞洞的天空，大锅下的黑影比天空还黑。火花走过去，跷脚去望大锅，看是否有人躺在里边。正跷脚时，她发现声音原来不在院子里，而在屋子里，在哥哥结婚的屋里，不过这声音不是噗啦啦也不是嘁嚓嚓，而是哭泣。她不明白白日欢天喜地的哥嫂为

什么会哭泣，于是趴到窗前去，窗纱是遮严的，没有缝隙，但她透过薄薄的纱幔能够看出，两个人是在光着身子打仗。这样的场面她曾在南梁姑嫂石篷里见到过，那是一个要过吃粽子节的日子，她跟邻居伙伴于冰冰用槐叶夹了湿泥学包粽子，包好后假装往邻居家送，姑嫂石篷是他们假设的邻居家。就在她和于冰冰气喘吁吁窜上山梁钻进石篷，一个女人蓬乱着头发被一个光脑袋男人压在身底，石篷边一束阳光照在男人光光的腚蛋上，恍如地里裂开的大蒜。她几乎是一露面就被那人身底的女人骂了出去。那女人她不认识，那光头男人她知道是常到家里串门的治亮老叔。当她跳跃着穿过田边的草地直奔老婶家要把事情告诉老婶，治亮老叔一呼哧从后边撵上她，一把把她抱起，一边亲着她的脸蛋一边说，火花，那个女人偷过你婶手表，让我抓着揍了一通，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老叔光光的脑袋从此就给了火花有力气的大好人的印象。她只是不知道男人打女人为什么要光着身子，衣服里的力气是不是只有脱下后才能使出来？火花看着哥哥嫂子，心里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新嫂子刚进门怎么就偷哥哥的手表，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在结婚这天里又要起火又要打仗。火花想到起火，夜晚出来的初衷就又回到了她的心中，她走出墙根儿向远处望去，院墙外的远处是一片隆起的山梁，山梁的黑与天空的黑不一样，是什么颜色她也说不清楚。火花想那点火的人怎么就不怕大山看见他呢？她是一直把夜里对面的山当成一个人来看的，就在这时，一个念头撞击了火花小小的心灵，她想那坏人会不会藏在南梁的姑嫂石篷里呢？坏人也许都要躲到石篷里，专等治亮老叔这样的好人发现，去把他打个稀巴烂。她站在门口静静地往姑嫂石看了一会儿，就决定摸黑到山梁上去看一看。

这时东边已经现出微微的光亮，老天好像专门为了不让她

害怕为她壮胆，其实她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她沿着门口的街道向西边水库坝边的大道上走去，那大道通着山梁的坡地，在坡地中间有一条绒草铺成的小道，火花因为步小走得很慢，当一里半路走到，晨光已经能够使人辨出哪是房子哪是树。石篷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一堆乱草，露水润湿石篷使篷屋充满凉气，火花失望地站在那里，心里再次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她原以为她还会抓着坏蛋让老叔来打，之后让治亮老叔抱她下山，那种被大人抱着一蹶一蹶的感觉真好。然而，就在火花刚要转身时，她看到乱草里有几根火柴棍和几颗烟头，这一发现令她大喜过望，她证实坏蛋真的在这里呆过，只是她晚来了一步。

火花一步一步从山上走下来时，屯里已有好多早起送粪的男人在那里惊诧地观望。这个墙头上拣来的野种曾使许多人不拿正眼看她，虽然林治帮把她当成大福的迹象向全村人展示，但她那大白天躺在墙根儿跟狗猫混在一起的毛病，一双鱼一样圆圆的小眼，从无畏惧的冷冷的目光，尤其长到六岁了还说不清楚话的事实，都让人想到她的来历。许多人传讲她是水库上边仙人洞庙里尼姑生的，那尼姑跟了广宇寺的和尚。老辈人说凡是庙里跑出来的，都是阴道儿上偷跑出来的不吉之物。关于火花的传说伴着她的成长铺天盖地，起初人们真的相信是谁家大姑娘生的，看上林治帮做包工头有钱，希望送他托个福地。后来就演绎出许多离奇古怪的枝节，人们从火花爱睡墙根儿的毛病推演出她是人狗交合之物，从她冷漠无话的毛病推演出她是人鱼交合之物。人们把姑嫂石篷当成她的出生地一遍遍传讲她的怪异她的不祥。可是这些话在林治帮那里毫无作用，他总是抿嘴窃笑，说大家是眼馋他不劳而获。

一个大喜之日被人放了黑眼风的人家，不劳而获的六岁的孩子，天刚蒙蒙亮时从姑嫂石篷翩翩而下，村人不禁有些毛骨悚

然。送粪的男人们远远的相互传达着眼神，心说看吧，不是什么好兆头。

看火花在南梁姑嫂石篷往下走，一夜未睡的古淑平感到一种惊惧袭来，她只觉得头皮一阵阵发紧，肌肤一阵阵起粟。几年来，人们的传讲并没有影响她对收养这个私生子的看法，她喜欢女孩，重要的是火花非常懂事，从拣回家那天她就不哭不闹，九个月会走，十二个月会哼歌，惟一缺欠是不爱说话，如果不是同与她同龄的孩子一块玩，她几乎从不说话。与猫狗睡墙根儿其实是孩子两岁那年，古淑平与村里女人上水库洗衣服将她扔在院里的缘故，那次回来她发现孩子哭累了睡在墙根儿，从此她有事没事都去墙根躺上一会儿。而现在的举动却让她不寒而栗，一个六岁的孩子居然夜里上了歇马山梁，关键是这个夜晚发生了黑眼风，这个夜晚又是林家的大喜之夜。

把这个女孩拣回家的情景古淑平至今历历在目。那是六年前正月初八的早上。那年正月，男人在外面做基建队包工头五年，突然抛出不再出去，守一家老小过日子的决定。古淑平过够了一个人的日子，听到男人这个决定她从心里往外欢喜，就是这个持续着欢喜的正月初八的早上，朝霞普照，歇马山梁满坡银雪锃亮，古淑平早晨起来怀着山里女人不易多得的美好心情，上外面送一早起来的第一泡尿，她在厕所刚刚蹲下，就听东边墙头传来婴孩的哭声，起初她以为是谁家出远门串亲戚因为早起委屈了孩子，后来哭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像就在眼前，一泡尿尿完，古淑平提着裤子走了出来，一个彤红彤红的布包打进她的眼帘。那布包在又高又宽的东墙头上被初升的霞光照着刚入眼时，恍如一束火苗。哭声透过彤红的火苗清脆而又响亮地震动着歇马山后坡。古淑平三步并成两步跑过墙头跷脚抱下孩子，当时她把孩子抱进家里送到男人跟前，男人看都不看，他说咱都快五十

的人了，哪有精力伺候孩子。古淑平说，你说那话，放在咱家墙头还能不拣？男人说你不拣肯定有人愿意拣。可是不一会儿他就改口，说既然是女孩，你又欢喜，也中，这是瞧得起咱，没准是咱家的好兆头。古淑平因为看重她到来的时机，又看重第一眼看见时那红彤彤的感觉，便真的觉得上天是送福送贵来了。为了让人记住这个火红的时候，他们给她起名火苗，后来觉得苗叫起来有些飘忽，不响亮，就改叫火花。

火花夜里出走的事情在林家只有林治帮和老婆知道，他们没有把惊异转达给其他人。当古淑平用笑容迎回山梁归来的女儿，她什么没说领回火花，在堂屋里为她烤着冻红的小手，之后烧火准备这一天的早饭。